

生死场

● 感 ● 悟 ● 名 ● 家 ● 经 ● 典 ● 小 ● 说 ●
萧红

生死场

●感●悟●名●家●
●经●典●小●说●
傅光明 主编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场/萧红著.傅光明主编.—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感悟名家经典小说)

ISBN 7-80724-065-2

I .生... II.萧...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598 号

生死场

著 者 ☐ 萧 红

主 编 ☐ 傅光明

策 划 ☐ 王金文 华飞

责任编辑 ☐ 和庚方 魏龙

责任印制 ☐ 和庚方 魏龙

装帧设计 ☐ 虚竹堂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发行部)

(010)64258472 (编辑部)

E-mail: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印 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 787mm×960mm 1/16

字 数 ☐ 210 千字

印 张 ☐ 20

印 数 ☐ 0001~6000

出版日期 ☐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724-065-2/ I · 147

定 价 ☐ 24.8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关于作者 萧红 (1911~1942),
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黑龙江省呼兰县人。童年孤寂痛苦,后离家出走,开始漂泊无定的流浪生涯。在鲁迅的亲自提携与栽培下走上文学道路,从1932年起的短短9年内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主要代表作品有:散文集《跋涉》(与萧军合著),散文集《商市街》、《桥》,小说集《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小说《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等。

感悟经典

傅光明

“1911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了一场也许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变革。中国的古老文明就像一条大河，静静流淌在处女山的深谷，虽经盛衰荣辱，却没有什么能影响改变它的方向。直到上个世纪(19世纪)末叶，这条河才不遂己愿地与世界文化的海洋邂逅。激烈的动荡很快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文学革命。满清帝国崩溃，古老神圣的传统形式随之被遗弃，白话被采用。……这一势如破竹的成功改革被骄傲地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白话可以表达一切人的情感，描绘地球上的一切事物，从一处瀑布到一只昆虫微微发颤的脚足。”

以上这段话，是恩师萧乾先生上个世纪(20世纪)40年代在英国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艺时写下的。他文章的题目叫《永别了，老古玩店》，意思是“五四”新文学永远告别了文言传统的“老古玩店”。而今，已经进入21世纪了，回眸遥望，在白话文写作也已近百年的文学长河中，那些最早在“思想感情上都是社会改革者”的小说家们的作品，不仅没有被尘封进“老古玩店”，相反，却具有了陈酿弥香的经典意味；此时感悟经典，不仅不会有过时之感，相反，却可以在他们用笔留下的文学的“苦难蚀刻”里，寻觅和挖掘到历史的旧影与记忆。

为了要疗救国人灵魂而弃医从文的鲁迅，出手即是大师手笔，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自此，他便不间断地以小说、杂文的形式，对各类中国人进行无情的，常常是尖刻的讽刺，“呐喊”出深邃不朽的思想的真声音。同时，他的“彷徨”于无地，也从此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背负的精神十字架。

与鲁迅同时的“五四”一代小说家，几乎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存在：许地山高擎“人生派”的大旗，浪漫地“只希望能为那环境幽暗者作明灯，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郁达夫则在“自叙传”式浪漫抒情的写作中，以凄切、哀婉的格调，率真地表达出受压抑的灵魂，执著地张扬个性自由的精神意志。作为自然主义热心信徒的茅盾，从现实中汲取素材，成就了全景展现中国城市和乡村风貌的《子夜》，从题材的选择到主题的开掘，一下子拓展了“五四”头十年狭小的疆域。巴金，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妥协的精神完全充当了他那不满的一代的代言人。他是以写小说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一样，都是痛苦的挣扎。他是以小说的形式发出“追求光明的呼号”。一幅美丽的图景“引诱”着他

的生活和写作,因而,小说中也就自然留下了他人生旅途的痕迹。

老舍几乎是中国现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好看,语言俗白鲜活、简劲自然,结构匀称严谨、疏密有致,以诗歌的笔法,在有限的篇幅里,用幽默激活讽喻,用诙谐撩拨鞭挞,用人物和故事穿透时代和历史,呈现出独有的极具个性化的小说文体模式,以及超越了纯粹“京味”与“满族情结”的精神文化意蕴。

沈从文则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常被描述成一个文体家,读他小说时的心境好像是在读诗,且常能从中谛听出音乐的律动。他善于以乡村的眼光,以乡下人的视角,审视现代文明,关照人性。他从充满了原始自然气息的湘西边城,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国现代少数几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之一。

再来感悟女性作家们的经典手笔,是否会觉到从箱底翻出老祖母的衣物展览一样过时呢?我相信答案也一定是否定的。冰心的诗意抒情,庐隐的悲愁哀怨,苏雪林的清爽遒劲,凌叔华的疏朗飘逸,以及石评梅的豪情壮怀,萧红的凄切忧婉,丁玲的敏锐犀利,从没被后代的女作家们所淹没。相反,随着时代的流转,她们的作品也依如那陈年的佳酿,芳香四溢,滋味醇厚,显示出种种当下女作家们所不具有的感人魅力。这也是那一代女作家被奉为才女的原因所在。

无论小说、散文,才女们的语言风格多富有抒情性和音乐感,这使她们的作品在承继了古代才女诗、词、曲、赋韵文文学的基础上,更把这个传统发扬在了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二十年代的冰心、凌叔华如此;到三十年代,丁玲、萧红在情感浓度和抒写张力上都较前人深刻强烈,刻画人物也更注重心理深层的挖掘,但文字的美致韵味依然。及至才情艳绝的张爱玲,更把女性写作引至一个意象丰富、情韵精微、充满了光华神致的境界,制造出“张迷”无数,成为许多后继才女们的大圣先师。

他们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拾荒者和开拓者,也是各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尝试者和实验者。难怪施蛰存对于在80年代以后涌现的晚辈作家们的各种所谓艺术探索,尤其是对于许多“先锋”的现代派技法的尝试,诸如象征主义、印象派、意识流什么的,曾不以为然并有几分自得地跟我说:所有这些,我们在30年代都已做过了,而且比他们做得好,一点不新鲜。

诚然,每一个时代该有它自己的文学。但经典的文学不仅仅属于它那个时代,它同时属于后来一代又一代能够感悟经典并能与其享受艺术共感的读者。

2005年5月21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生死场

萧红作

目 录

1	王阿嫂的死
10	看风筝
15	生死场
88	牛车上
97	家族以外的人
125	黄河
134	后花园
151	小城三月
170	呼兰河传

王阿嫂的死

—

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野甸上的花花草草，在飘送着秋天零落凄迷的香气。

雾气像云烟一样蒙蔽了野花，小河，草屋，蒙蔽了一切声息，蒙蔽了远近的山岗。

王阿嫂拉着小环每天在太阳将出来的时候，到前村广场上给地主们流着汗；小环虽是七岁，她也学着给地主们流着小孩子的汗。现在春天过了，夏天过了……王阿嫂什么活计都做过，拔苗插秧。秋天一来到，王阿嫂和别的村妇们都坐在茅檐下用麻绳把茄子穿成长串长串的，一直穿着。不管蚊虫把脸和手咬得怎样红肿，也不管孩子们在屋里喊叫妈妈吵断了喉咙。只是穿啊，穿啊，两只手像纺纱车一样，在旋转着穿。

第二天早晨，茄子就和紫色成串的铃铛一样，挂满了王阿嫂的前檐，就连用柳条辫成的短墙上也挂满着紫色的铃铛。别的村妇也和王阿嫂一样，檐前尽是茄子。

可是过不了几天茄子晒成干菜了！家家都从房檐把茄子解下来，送到地主的收藏室去。王阿嫂到冬天只吃着地主用以喂猪的烂土豆，连一片干菜也不曾进过王阿嫂的嘴。

太阳在东边放射着劳工的眼睛。满山的雾气退去，男人和女人，在田庄上忙碌着。羊群和牛群在野甸子间，在山坡间，践踏并且寻食着秋天半憔悴的野花。

田庄上只是没有王阿嫂的影子，这却不知为了什么？竹三爷每天到广场上替张地主支配工人。现在竹三爷派一个正在拾土豆的小姑娘去找王阿嫂。

工人的头目，愣三抢着说：

——不如我去的好，我是男人走得快。

得到竹三爷的允许，不到两分钟的工夫，愣三跑到王阿嫂的窗子了：

——王阿嫂！为什么不去做工呢？

里面接着就是回答声：

——叔叔来得正好，求你到前村把王妹子叫来，我头痛，今天不去做工。——

小环坐在王阿嫂的身边，她哭着，响着鼻子说：——不是呀！我妈妈扯谎，她的肚子太大了！不能做工，昨夜又是整夜地哭，不知是肚子痛还是想我的爸爸？——

王阿嫂的伤心处被小环击打着，猛烈地击打着，眼泪都从眼眶转到嗓子方面去，她只是用手拍打着小环，她急性的，意思是不叫小环再说下去。

李愣三是王阿嫂男人的表弟。听了小环的话，像动了亲属情感似的，跑到前村去了！

小环爬上窗台，用她不会梳头的小手，在给自己梳着毛蓬蓬的小辫。邻家的小猫跳上窗台，蹲踞在小环的腿上，猫像取暖似地迟缓地把眼睛睁开，又合拢来。

远处的山反映着种种样的朝霞的彩色。山坡上的羊群、牛群就像小黑点似的，在云霞里爬走。

小环不管这些，只是在梳自己毛蓬蓬的小辫。

在村里，王妹子，愣三，竹三爷，这都是公共的名称。是凡佣工阶级都是这样简单而不变化的名字。这就是工人阶级一个天然的标识。

王妹子坐在王阿嫂的身边，炕里蹲着小环，三个人寂寞着。后山上不知是什么虫子，一到中午，就吵叫出一种不可忍耐的幽咽和凄怨的情绪来。

小环虽是七岁，但是就和一个少女般的会忧愁，会思量。她听着秋虫吵叫的声音，只是用她的小嘴在学着大人叹气。这个孩子也许因为母亲死得太早的缘故？

小环的父亲是一个雇工，在她还没生下来的时候，她的父亲就死了！在她五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又死了！她的母亲是被张地主的大儿子张胡琦强奸而后气愤死了的。

五岁的小环，开始做个小流浪者了！从她贫苦的姑家，又转到更贫苦的姨家。结果为了贫苦，不能养育她，最后她在张地主家过了一年煎熬的生活。竹三爷看不惯小环被虐待的苦处。当一天王阿嫂到张家去取米，小环正被张家的孩子们将鼻子打破，满脸是血。王阿嫂把米袋子丢落在院心。她走近小环，给她擦着眼泪和血。小环哭着，王阿嫂也哭了！

有竹三爷作主，小环从那天起，就叫王阿嫂做妈妈了！那天小环是扯着王阿嫂的衣襟来到王阿嫂的家里。

后山的虫子，不间断地、不曾间断地在叫。王阿嫂擤着鼻涕，两腮抽动，若不是肚子突出，她简直瘦得像一条龙。她的手也正和爪一样，为了拔苗割草而骨节突出。她的悲哀像沉淀了的淀粉似的，浓重并且不可分解。她在说着她自己的话：

——王妹子，你想我还能再活下去吗？昨天在田庄上张地主是踢了我一脚。那个野兽，踢得我简直发昏了！你猜他为什么踢我呢？早晨太阳一出就做工，好身子倒没妨碍，我只是再也带不动我的肚子了！又是个正午时候，我坐在地梢的一端喘两口气，他就来踢了我一脚。——

擤一擤鼻涕又说下去：

——眼看着他爸爸死了三个月了！那是刚过了五月节的时候，那时仅四个月，现在这个孩子快生下来了！咳！什么孩子，就是冤家，他爸爸的性命是丧在张地主的手里，我也非死在他们的手里不可，我想谁也逃不出地主们的手去。——

王妹子扶她一下，把身子翻动一下：

——哟！可难为你了！肚子这样你可怎么在田庄上爬走啊？——

王阿嫂的肩头抽动得加速起来。王妹子的心跳着，她在悔恨地跳着，她开始在悔恨：

——自己太不会说话，在人家最悲哀的时节，怎能用得着十分体贴的话语来激动人家悲哀的感情呢？

王妹子又转过话头来：

——人一辈子就是这样，都是你忙我忙，结果谁也不是一个死吗？早死晚死不是一样吗？——

说着她用手巾给王阿嫂擦着眼泪，揩着她一生流不尽的眼泪。

——嫂子你别太想不开呀！身子这种样，一劲忧愁，并且你看着小环也该宽心。那个孩子太知好歹了！你忧愁，你哭，孩子也跟着忧愁，跟着哭。倒是让我做点饭给你吃，看外边的日影快晌午了！——

王妹子心里这样相信着：

——她的肚子被踢得胎儿活动了！危险……死……

她打开米桶，米桶是空着。

王妹子打算到张地主家去取米，从桶盖上拿下个小盆。王阿嫂叹息着说：

——不要去呀！我不愿看他家那种脸色，叫小环到后山竹三爷家去借点吧！——

小环捧着瓦盆爬上坡，小辫在脖子上摔搭摔搭地走向山后去了！山上的虫子在憔悴的野花间，叫着憔悴的声音啊！

王大哥在三个月前给张地主赶着起粪的车，因为马腿给石头折断，张地主扣留他一年的工钱。王大哥气愤之极，整天醉酒，夜里不回家，睡在人家的草堆。后来他简直是疯了！看着小孩也打，狗也打，并且在田庄上乱跑，乱骂。张地主趁他睡在草堆的时候，遣人偷着把草堆点着了！王大哥在火焰里翻滚，在张地主的火焰里翻滚，他的舌头伸在嘴唇以外，他嚎叫出不是人的声音来。

有谁来救他呢？穷人连妻子都不是自己的。王阿嫂只是在前村田庄上拾土豆，她的男人却在后村给人家烧死了。

当王阿嫂奔到火堆旁边，王大哥的骨头已经烧断了！四肢脱落，脑壳直和半个破葫芦一样，火虽熄灭，但王大哥的气味却在全村漂漾。

四围看热闹的人群们有的说，擦着眼睛说：

——死得太可怜！——

也有的说：

——死了倒好，不然我们的孩子要被这个疯子打死呢！——

王阿嫂拾起王大哥的骨头来，裹在衣襟里，她紧紧地抱着，她发出啾天的哭声来。她这凄惨泌血的声音，遮过草原，穿过树林的老树，直接到远处的山间，发出回响来。

每个看热闹的女人，都被这个滴着血的声音诱惑得哭了！每个在哭的妇人在生着错觉，就像自己的男人被烧死一样。

别的女人把王阿嫂的怀里紧抱着的骨头，强迫的丢开，并且劝说着：

——王阿嫂你不要这样啊！你抱着骨头又有什么用呢？要想后事——

王阿嫂不听别人，她看不见别人，她只有自己。把骨头又抢着疯狂地包在衣襟下，她不知道这骨头没灵魂，也没有肉体，一切她都不能辨明。她在王大哥死尸被烧的气味里打滚，她向不可解脱的悲痛里用尽了她的全力攢呵！

满是眼泪，小环的脸转向王阿嫂说：

——妈妈,你不要哭疯了啊!爸爸不是因为疯才被人烧死的吗?

王阿嫂,她听不到小环的话,鼓着肚子,胀开肺叶般地哭。她的手撕着衣裳,她的牙齿在咬嘴唇。她和一匹吼叫的狮子一样。

后来张地主手提着苍蝇拂,和一只阴毒的老鹰一样,振动着翅膀,眼睛突出,鼻子向里勾曲,调着他有尺寸有阶级的步调从前村走来。用他压迫的口吻来劝说王阿嫂:

——天快黑了!还一劲哭什么!一个疯子死就死了吧!他的骨头有什么值钱。你回家做你以后的打算好了!现在我遣人把他埋到西岗子去。

说着他向四周的男人们下个口令:

——这种气味……越快越好!——

妇人们的集团在低语:

——总是张老爷子,有多么慈心,什么事情,张老爷子都是帮忙的。——

王大哥是张老爷子烧死的,这事情妇人们不知道,一点不知道。田庄上的麦草打起流水样的波纹,烟筒里吐出来的炊烟,在人家的房顶上旋卷。

苍蝇拂子摆动着吸人血的姿式,张地主走回前村去。

穷汉们,和王大哥同类的穷汉们,摇撼着阔大的肩膀,王大哥的骨头被运到西岗上了!

四

三天过了!五天过了!田庄上不见王阿嫂的影子,拾土豆和割草的妇人们嘴里念道这样的话:

——她太难苦了!肚子那么大,真是不能做工了!

——那天张地主踢了她一脚,五天没到田庄上来。大概是孩子生了!我晚上去看看。——

——王大哥被烧死以后,我看王阿嫂就没心思过日子了!一天东哭一场,西哭一场的,最近更利害了!那天不是一面拾土豆,一面流着眼泪?——

又一个妇人皱起眉毛来说：

——真的，她流的眼泪比土豆还多。——

别一个又接着说：

——可不是吗？王阿嫂拾得的土豆，是用眼泪换得的。——

在激动着热情，一个抱着孩子拾土豆的妇人说：

——今天晚上我们都该到王阿嫂家去看看，她是我们的同类呀！——

田庄上十几个妇人用响亮的嗓子在表示赞同。

张地主走来了！她们都低下头去工作着。张地主走开，她们又都抬起头来；就像被风刮倒的麦草一样，风一过去，草梢又都伸立起来；她们说着方才的话：

——她怎能不伤心呢？王大哥死时，什么也没给她留下。眼看又来到冬天，我们虽是有男人，怕是棉衣也预备不齐。她又怎么办呢？小孩子若生下来他可怎么养活呢？我算知道，有钱人的儿女是儿女，穷人的儿女，分明就是孽障。——

——谁不说呢？听说王阿嫂有过三个孩子都死了！——

其中有两个死去男人，一个是年轻的，一个是老太婆。她们在想起自己的事，老太婆想着自己男人被车轧死的事，年轻的妇人想着自己的男人吐血而死的事，只有这俩妇人什么也不说。

张地主来了！她们的头就和向日葵般在田庄上弯弯地垂下去。

小环叫喊声在田庄上，在妇人们的头上，响起来：——

——快……快来呀！我妈妈不……不能，不会说话了——

小环是一个被大风吹着的蝴蝶，不知方向，她惊恐的翅膀痉挛着在振动。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急得和水银似的不定形地滚转。手在捉住自己的小辫，跺着脚破着声音喊：

——我妈……妈怎么了？……她不说话呀……不会呀！——

五

等到村妇挤进王阿嫂屋门的时候，王阿嫂自己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

的嚎声，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

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拚命地向外突出。

村妇们有的哭着，也有的躲到窗外去，屋子里散散乱乱，扫帚，水壶，破鞋，满地乱摆。邻家的小猫蹲缩在窗台上。小环低垂着头在墙角间站着，她哭，她是没有声音的在哭。

王阿嫂就这样的死了！新生下来的小孩，不到五分钟也死了！

六

月亮穿透树林的时节，棺材带着哭声向西岗子移动。村妇们都来相送，拖拖落落，穿着种种样样擦满油泥的衣服，这正表示和王阿嫂同一个阶级。

竹三爷手携着小环，走在前面。村狗在远处受惊的在叫。小环并不哭，她依持别人，她的悲哀似乎分给大家担负似的，她只是随了竹三爷踏着贴在地上的树影走。

王阿嫂的棺材被抬到西岗子树林里。男人们在地面上掘坑。

小环，这个小幽灵，坐在树根下睡了！林间的月光细碎地飘落在小环的脸上。她两手扣在膝盖间，头搭在手上，小辫在脖子上给风吹动着，她是个天然的小流浪者。

棺材合着月光埋到土里了！像完成一件工作似的，人们扰攘着。

竹三爷走到树根下摸着小环的头发：

——醒醒吧！孩子！回家了。——

小环闭着眼睛说：

——妈妈，我冷呀！——

竹三爷说：

——回家吧！你哪里还有妈妈？可怜的孩子别说梦话！——

醒过来了！小环才明白妈妈今天是不再搂着她睡了！她在树林里，月光下，妈妈的坟前，打着滚哭啊！……

——妈妈！……你不要……我了！让我跟跟跟谁睡……睡觉呀？

——我……还要回到……张……张张地主家去挨打吗？——她咬住嘴唇哭——

——妈妈！跟……跟我回……回家吧！……

远近处颤动这小姑娘的哭声，树叶和小环的哭声一样交接的在响，竹三爷同别的人一样的在擦揉眼睛。

林中睡着王大哥和王阿嫂的坟墓。

村狗在远近的人家吠叫着断续的声音……

1933年5月21日

（原载1933年6月《国际协报》副刊，署名悄吟，收入《跋涉》，1933年10月哈尔滨五日画报社印刷所代印）

看 风 箏

—

拖着鞋，头上没有帽子，鼻涕在胡须上结起网罗似的冰条来，纵横的网罗着胡须。在夜间，在冰雪闪着光芒的时候，老人依着街头电线杆，他的黑色影子缠住电杆。他在想着这样的事：

“穷人活着没有用，不如死了！”

老人的女儿三天前死了，死在工厂里。

老人希望得几个赡养费，他奔波了三天！拖着鞋奔波，夜间也是奔波，他到工厂，从工厂又到工厂主家去。他三天没有吃饭，实在不能再走了！他不觉得冷，因为他整个的灵魂在缠住他的女儿，已死了的女儿。

半夜了，老人才一步一捱地把自己运到家门，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胡须颤抖，他走起路来谁看着都要联想起被大风吹摇就要坍塌的土墙，或是房屋，眼看砖瓦四下分离的游动起来。老人在冰天雪地里，在夜间没人走的道路上筛着他的胡须，筛着全身在游离的筋肉。他走着，他的灵魂也像解了体的房屋一样，一面在走，一面坍落。

老人自己把身子再运到炕上，然后他喘着牛马似的呼吸，他全身的肉体坍落尽了，为了他的女儿而坍落尽的，因为在他女儿的背后埋着这样的事：